



悠悠我心

YOUYOU
WOXIN

君生我未生，我生君已老。
十二岁的仲夏，我结识了二十二岁的他。

易轻尘◎著

悦读纪

ENJOY READING ERA

女性阅读专业出版

www.girlbook.cn

青岛出版社
QINGDAO PUBLISHING HOUSE

华语圈最具潜力新人 易轻尘 年度重磅虐情作品

唯美暖伤 痴情不渝 这是一场虐到你骨子里的悲情盛典。

十年繁华落尽，只是良人依旧。

柯彦夕，江子衿爱你，已有十年。



悠悠我心

YOUYOU
WOXIN

易轻尘◎著

 青岛出版社
QINGDAO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悠悠我心 / 易轻尘著. — 青岛 : 青岛出版社,
2013. 1
ISBN 978-7-5436-9110-0

I. ①悠… II. ①易… III. ①言情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317303号

书 名 悠悠我心
作 者 易轻尘
出版发行 青岛出版社
社 址 青岛市海尔路182号（266061）
本社网址 <http://www.qdpub.com>
邮购电话 010-85787680-8015 13335059110
0532-85814750（传真） 0532-68068026
责任编辑 刘耀辉 E-mail: liuyahui0532@126.com
特约编辑 王 婷
封面设计 姚姚工作室
版式设计 孙顾芳
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 2013年2月第1版 2013年2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32开（880mm×1230mm）
印 张 11
字 数 274千
书 号 ISBN 978-7-5436-9110-0
定 价 29.80元

编校质量、盗版监督服务电话 4006532017 0532-68068670
青岛版图书售后如发现质量问题，请寄回青岛出版社出版印务部调换。
电话：010-85787680-8015 0532-68068629

悠悠我心

YOUYOU
WOXIN


Chapter 1	001
Chapter 2	008
Chapter 3	017
Chapter 4	023
Chapter 5	032
Chapter 6	039
Chapter 7	049
Chapter 8	060
Chapter 9	070
Chapter 10	084
Chapter 11	092
Chapter 12	101
Chapter 13	116
Chapter 14	128
Chapter 15	136

Chapter 16	147
Chapter 17	159
Chapter 18	177
Chapter 19	187
Chapter 20	199
Chapter 21	209
Chapter 22	222
Chapter 23	238
Chapter 24	252
Chapter 25	267
Chapter 26	280
Chapter 27	297
Chapter 28	310
Chapter 29	323
Chapter 30	338

悠悠我心

YOUYOU
WOXIN





Chapter 1

钟易再次赶到秦月公园的时候，江子衿正靠着铜板桥的白玉栏杆，为面前的一对年轻情侣画素描。

正值初夏，江子衿穿着一件米色长袖T恤，下沿松松地塞进一条粉蓝半身裙里，穿着及踝的白色棉袜、系带船鞋，露出两条笔直纤细的腿，清清爽爽。温柔的阳光自上而下为她镀上一层淡金的轮廓，颇有杂志画报里日系女郎的味道。

带她来写生的时候，钟易和她开玩笑：“你现在可越来越像文艺小青年了。”

她密长的睫毛蝶翼似的轻眨，清朗的眸子便将他锁定住，略带俏皮地扬着声调说：“我不一直都是文艺小青年吗？”

钟易走了过去，在江子衿身旁站定，先是和对面的两个人随意地打了声招呼，继而仔细地看她作画。

秦月湖面扬起一阵微风，自水上荡开，向人身上袭来。江子衿的长发被吹乱几缕，发梢垂下时，撩过钟易的侧脸。他不动声色地将之绕上

手指，鼻尖凑近后还能嗅出几分洗发水的香味，很快他又恋恋不舍地帮她掖到了耳后。

江子衿没注意这些，又或许太过习惯，手里举着铅笔放至眼前，通过笔身来控制对象的比例，继而画上洁白的纸张。

那个男人是没要她作画的，此刻轻松地靠着身后的栏杆，和江子衿维持差不多的姿势。他穿着黑色的西服，正儿八经地打着领带，一派清贵。他冷峻的目光从江子衿脸上拂过，再看向一旁的钟易，同样不作停留地移开了，最后，他低下头去，慢而又慢地转着无名指上的一枚戒指。

相似的一枚戒指套在对面的女人手上。

是结过婚或是快要结婚的。钟易无聊地想。

江子衿的笔扫得很快，额角出了些细密的汗。钟易知道她的急脾气又犯了，便轻轻拍着她的肩头劝说：“慢慢来，没人催你的。你看看这个地方，明明需要点儿……”

“哎！”江子衿打断他，秀长的眼睛一睨，无意中丢去个白眼，不怒也怒的样子，声音里透着些不满，“我画画的时候可讨厌别人指点了。”

钟易低声地笑，若不是对面有人看着，他此刻已经要去刮她的鼻子了，“不指点怎么能进步，你以为谁一生下来就是梵·高、就是莫奈？”

江子衿这次才真的有点儿恼了，脸庞微微发红，压低了声音嗔怪，“哎哟，钟老师，你的话可真多，我耳膜都疼了。”

钟易近来对“老师”这个词格外排斥，从旁人嘴里吐出还好，从她嘴里吐出就像是燃了火焰的箭，先是刺穿皮肉，再将他整个人都烧着了。

夸张吗？一点儿也不，谁站在他这个角度，谁都会觉得别扭。虽然

只攻下了一垒，但他确定这女孩子早晚会是他的。学生和老师在一起，这事儿有点儿棘手。幸亏她今年大三，还有一年就能毕业了。

又过了十来分钟，江子衿总算把画完成了，卸了四角固定的图钉，钟易帮她将凹下的洞用手指抚平了。

“和你说过好几回了，固定的时候别用这东西，弄出四个洞，画都不完整了。”他边弄边小声抱怨。

江子衿没搭理他，将图钉一一装进背包里，又收拾了画具后才从他手里抽过画，冲他皱了皱鼻子，“你这人，个子这么高，话这么长，怎么好？”

她两手比画着，说“话”的时候，两手明显比说“个子”时张得开多了。钟易拿她没办法，和她相视笑起来，嘴里还不免重复，“好吧，子衿，你总是对，总是你对。”

站在对面的女人内心小小地讶异一番，明明这女孩子喊这男人为老师，可行为举止是这样的亲密，完全是一副恋人的样子。

于是，她拽了拽年轻男子的袖口，手指碰上他散发温热体温的手腕，握上去，趴在他肩头凑去耳边，小声地说着话。

男人仔细地听着，嘴角渐渐浮上一抹淡然的笑容，目光异常地柔和下来，待她说完，伸手揉了揉她的头发，同样小声地说了些什么。

江子衿大概能猜出这两人在捣鼓什么，和钟易对视一秒。他会心地冲江子衿眨眨眼睛，微微一耸肩，一脸“少见多怪”的表情。

江子衿将画递到女人手上。对方的十指白皙纤长，和她的差不多，只是无名指上有枚蓝钻戒指，那样深邃神秘的蓝色，在阳光之下折射出异常瑰丽的光芒。

不知多久之前，她在电脑上看到希望蓝钻，大言不惭地说自己也想要一枚蓝钻做的戒指。年轻男子正坐在藤椅上晒太阳，手中的钢笔在文

件上签署着，听到她的话，翻到背面，沙沙地画着什么。不过十分钟，他便闲闲地起身走过来，将文件递到她眼下。

“这样的戒指可还满意？”他将自己一早设计好的戒指付诸纸面，画得略微有些粗糙，精致巧妙的轮廓却一一被勾勒出来。

他向来是个绝顶聪明的商人，完全不像是个会画画的人，因而看到这枚戒指时，江子衿微微愣了愣。她很快恢复过来，笑着说：“要是镶上蓝钻，我就满意。”

他放下文件，两手捏着她的脸，“小蛮，你都不知道那蓝钻有多贵！”话虽如此，却丝毫听不见他心疼的语气，他有足够的资本，买下那至贵的东西送人——只要他愿意。

他果然又说：“结婚的时候就给买。”

他却并没说，是谁结婚，和谁结婚。

江子衿居然走神了。

女人抽了又抽那幅画而仍旧拿不到手时，轻轻喊了一声：“姑娘，这画……”

钟易也在一旁提醒，江子衿这才回神，两手一松，将画交了出去。

“二十元，谢谢。”她作画的老价格，此刻轻声提醒一句，像是要证明什么一般。

女人看到画中的自己便笑，“彦夕，你瞧她画得多像多好看，有鼻子有眼睛的。”

钟易被这句话逗乐了，搂上江子衿的细腰，将她垂在腿边的手握得紧紧的。

叫彦夕的男子神色淡淡，目光状似不经意地滑过两人相握的手，但这一次他没有移开视线。他从钱包里抽出粉色的一百现钞，塞到江子衿手中，声音格外低沉，“不用找了。”

江子衿却不肯，从包里掏出一个极其可爱的长耳兔子零钱包——是曾经有人在她生气后送上的宝贝。而与此同时，她不动声色地拿开了钟易的手。

然而一闪念，她又仿佛想起了什么，顿时觉得手中的零钱包硬得扎人手……但是确实奇怪，这明明是全棉的质地啊。她将袋子迅速放回包里，不想让人看见似的，继而快速翻找零钱，递给那个男人。

男人的动作有些慢，不知用了怎样的一副表情，最终还是收下了。江子衿一直低头整理包，没顾得上理会。

那女人将画好好儿收起来，饶有兴味地问江子衿：“你是一直学画的？居然画得这样好。”

江子衿刚要摆手说不是，身旁的钟易就替她回答了：“学了一年半，但正儿八经地上课也就八个月，我可是我的得意门生。”

八个月，正好是她离开他的时间。

女人拍手称赞，“那可真是聪明。小时候，我爸爸妈妈给我请了好几位老师都教不好我，直到现在画画还像个小学生。”

钟易点头，“画画这东西，真是需要点儿天赋的。世上画家千千万，能画出点儿名堂的，也不过就那么几个。”

“那这姑娘可真是有天赋。”

“是有有，”钟易重新揽上江子衿，揉揉她脑袋的同时，亲密至极地和她贴了贴额头，“就是不努力。你也看到了，我一指点她就毛，惹不得的，跟刺猬似的。”

江子衿笑得有些讪讪的，拿胳膊肘捅了捅钟易，故意板着脸说：“注意点儿影响。”

钟易哈哈地笑了，和对面的二人道别，带着他的女孩走了，只隐隐约约在风中留下呢喃的几声，“咱们去骑双人自行车怎样？中午吃烤肉吧，你上个礼拜就馋了……”

女人在后面看着，心里颇有些羡慕，这种年纪的爱情，来得最纯粹不过。只要你对她好，哪怕随便许下一个承诺，她也愿意为你掏心掏肺，生死相随。

她挽上身旁男人的胳膊，将柔软的身子倚进他的怀里，带着几分惆怅道：“彦夕，咱们回去吧。”

男人的眼神有些涣散，此刻才聚拢，恢复一贯的姿态，脚已经随着她的步伐在动，“好。”

江子衿和钟易疯玩了一天，先是骑车将秦月公园好好地转了一大圈，继而手忙脚乱地吃起了自助烧烤，中途有几次油溅了出来，江子衿还被吓得嗷嗷地叫了几声。

“我来，我来。”钟易给她挡着，往铁架上下料，“伤了你这双弹钢琴的手可就不好了。”

江子衿却再没那么多话，只是漠然地看着他动，一颗心像是吸满污物的海绵，开始缓慢地往外吐，染得整个心房都是腐臭。

她看了看自己的手，很长很细，是天生要用来弹钢琴的。他曾经说过很喜欢，帮她用指甲剪仔仔细细地修。她弯着身子，趴在他的腿上，有阳光自窗外倾泻而下，暖暖地洒满每一处角落。

钟易送江子衿回宿舍后没打算立刻走，“Kiss goodbye，怎么样？”

江子衿的脸有些僵，“不要了，又不是生离死别。再说了，这儿这么多人，被看见了，有伤风化。”

钟易被逗乐了，只是觉得她的情绪不如这话来得好，便上了层台阶，想去揉她的头发，谁知她往旁一闪，躲过了。

“我走了。”江子衿和他挥手告别，有些不耐烦。

钟易二话没说，紧跟上，一手拉着她的胳膊，一手插入她脑后的长发，托着她的头，将唇印了上去。

“你要是能和上午一样就好了。”钟易轻轻啄了她一口。记起早间

画画时，彼此之间的亲密，那样的场景，往日里是绝没有的。

江子衿于慌乱中将他推开，转身匆匆上了楼，留下一脸错愕、完全不明所以的钟易。

江子衿抽出张纸巾，在浅粉色的嘴唇上来回用力地擦了擦，却总觉得不干净。在旁人的注目之下，她就像做了坏女人一样，头皮发麻，一心想逃。

偏偏行至二楼的走廊，无意往外看去，一辆崭新的迈巴赫驶在楼下柏油路上。她走它便开，她停它便停。

虽然他换了新车，她却如何能不认得？

包里的手机已经开始响起，铃声是一首非常简单的钢琴曲。他为她示范指法时弹过的一段曲子，而这个曲子被她极有心地录了下来。

然而当江子衿鼓足勇气掏出手机时，手指头被包里的图钉戳了一下，刺痛过后，立刻渗出小圆珠似的血，顶在指腹，最终擦上冰冷的手

机。

她没敢先开口，总觉得这是场比赛，谁先说话，谁便输了。他们之间的距离如此远，原本以为只要彼此往前赶，总有到达的那一天。却怎么也想不到，冥冥之中总有那么一只手，推着他们背道而驰，不停地和他们开玩笑。

电话那头是分外低沉的男声，他用了一贯平淡的语气，却下了不容置喙的命令，“下来。”



Chapter 2

江子衿先进了宿舍，将画具一一摆在桌上。她本来已经打算走了，起身的一瞬间，又费尽了力气一般，坐下来，给自己倒杯开水，一边吹着，一边慢慢地喝。

舍友闵双双便是这时走了进来，脸上带着惊奇的笑容，纤细的胳膊搭在她的肩上，“外面居然停了辆迈巴赫，来这新校区许久了，这还是头一次见到。”

江子衿喝了两口水，将杯子放下，学着她的样子，佯装惊讶的神情，“是吗？我倒没看见，待会儿出去围观围观。”

闵双双冲她直眯眼，胳膊搭着她的肩头，前前后后地荡着，“你居然不知道？我看是你曾经那位吧。他最喜欢这个牌子的车，当年来接你，也总开这样的车过来。”

江子衿不知自己的表情是否诚恳，微微一挑眉梢，扁扁嘴道：“我曾经的哪位啊，姓金的还是姓银的？”

闵双双知道她在装蒜，也不着急点破，往自己床边走，舒舒服服躺

了上去，嘴里轻轻说着：“你们那点儿偷鸡摸狗的事儿还想逃过我的眼睛？嘿嘿，我就是不高兴搭理呗。”

江子衿的笑意散了两分，不过她早就听惯了冷嘲热讽，若说心里不舒服就实在太矫情了。手机又响了起来，她一看那号码便挂了，将包里的图钉钱袋一股脑儿地倒出来，只带了几十块钱便走了出去。

闵双双立刻支起身子看她，特意发出极大的声响，似是在说“早知如此”一般。

江子衿连忙将门带上，背脊贴着这份冰冷站了站，看到迈巴赫中的人有些踉跄地下了车，这才急不可耐地跑了出去。

柯彦夕坐在后座，江子衿上车时，两人顺理成章地变成了邻位。彼此之间隔着二十来公分的距离，江子衿几乎将整个身体贴上了车门，她是极不愿意和他有任何身体接触的。

柯彦夕只是侧头睨了她一眼，便用一贯沉稳的声音吩咐司机，“开车吧。”

司机大半年不载这二位，知道他们之间早就出了些问题，此刻颇有些迷茫，“柯先生，去哪儿？”

柯彦夕倒被这问题问住了。去哪儿？以前他一说，司机便知道是要往宅子去，在那儿，他给她单空了一整层，精装了琴房、书房。她常常会问，在这样的房子里，就是待上一辈子也不觉得腻味。

又或者是去翰府郊外的大海。她总穿着最古板的泳衣，将身体严严实实地裹起来，还嫌不够，再披上条浴巾，说她保守她总不承认，“我这是怕晒黑。”她说得理直气壮的。

柯彦夕将窗子微微地降了一些，微凉的夏风涌入，掠过他的头顶，这才觉得呼吸顺畅了些。

“先开着吧。”也只能这样了。

江子衿的手指还在流血，她自上车后抽了张纸巾，在指腹上轻轻

地擦过去。自小她便怕这样的小伤口，明明微乎其微，偏偏钻心蚀骨地疼。

柯彦夕此刻看见了，身体却依旧维持着刚刚的挺直，只是垂下眼帘，深邃的目光淡淡地扫过去。

“那么巧就遇见你们，还特地过来看我画画。她确实挺漂亮的。”江子衿将废纸塞进包里，随意地提到上午的那个女人，“和你站在一起挺般配的，是叫方采吗？”

柯彦夕轻轻嗯了一声，深邃的眼神不知望着何处，片刻后方才接上，语气异常柔和，“她挺好的，温柔、善良、聪明，脾气也好。”

要他一连串说出这么多表示赞美的形容词，可真是不易。江子衿的心明明是被揪着，偏偏面上还要强装出笑容，潇洒地说：“家世也很配你，总之跟你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柯彦夕轻声笑了笑，“是这样。”随即岔开了话题，自此有理由能正视她，“唔，你也不错，长胖了，更白了。”

江子衿也看他，望着他微有细纹的眼角，再到瘦削的脸颊，棱角锋锐的下颌……她再不敢看，移了视线，笑得僵硬，“心宽体胖，吃得又好，你倒是瘦了许多，她不给你做好吃的？也是，富家小姐，本来就不会这些。”

“她是不会，但家里有厨子，我吃得挺多，也胖了不少，你看不出来罢了。”他为自己辩护。

两人沉默良久，高矮胖瘦，该寒暄的都寒暄了，没什么话题能被拎出来讨论。风自窗外猎猎而来，除了汽车马达低沉的轰鸣声，车内再无杂音。

柯彦夕微微眯起眼睛，江子衿用力掐着指甲，都在想，讲点儿什么吧，什么都行。

“那个人……”

“带我去……”

两人同时开口。声音交叠起来，并不和谐。

“你先说吧。”柯彦夕发扬绅士风度。

江子衿摆了摆手，“还是你先说吧。”玩了一天，她真的累了。

柯彦夕见她面色苍白，便也不推让了，询问道：“早上那个是你男朋友？”

她没有意外，知道他一定会提及，“算是吧，也是我的老师。”

“我知道，你跟着他学画。”他自己接上了话茬，刚刚将她看透，偏偏下一句又是提问：“怎么突然爱画画了？以前教你，怎么也不肯用心听，弹钢琴的时候倒是挺有耐心的。”

江子衿恨不得用塞子将耳朵堵上，他这样言笑晏晏地提起曾经，让她感到异常突兀。那时的日子像是在天堂穿梭，谁料到现在，直直地坠入了地狱。

“别提以前的事，好吗？”她居然说了出来，见他脸色一变，随即用哂笑岔开，“刚刚我想说的是，带我去吃顿好的吧，肚子有些饿了。”

柯彦夕的脸色暗下去许多，但仍是答应了，“那就去你……老胡同吧！”他忍住不提那是江子衿曾经最爱去的小吃一条街。她不爱听以前的事，他便不说。

她果然点了点头，没再说什么。

怪只怪，他们之间，实在是太熟了。

到了目的地，江子衿先行下车，一个人在前头走得不紧不慢。不用看也知道，他下车时必定有些蹒跚，往往要停顿一两秒，才能迈开步子往前走。

他有一段时间脾气极大，多半是因为这个。只是自尊心不允许他低

头，便将理由归结到许多鸡毛蒜皮的小事上。比如她每每落在后面走，想跟着他，他便涨红了脸，一副气急攻心的样子，“我看不见你会担心！”

江子衿自此学了乖，索性就超在他前面——他们在一起这么些年，他没有给她看过几次脸色，因而每一次，她都印象深刻。他说她爱记仇，她从不否认。

两个人时常来这边的小吃店吃夜宵，只是从路口到店面，需要走过长长的一段路。江子衿在前面走，柯彦夕在后面跟，连步调都是一模一样的。

一声一声，踩着节奏落在她的心上，比心跳声慢多了。她知道他累，心底却呐喊：再远一点儿，再远一点儿吧。

馄饨店却近在眼前了。

江子衿没胃口，只能吃小半碗；柯彦夕胃口大，一大碗都嫌少。两个人只闷头吃，一直没说话，但耳边是绝不会清静的。来吃东西的人多半谈天说地，高兴地哼几声小曲，正宗的地方特色，可她原本不是这儿的人，听了许多年也听不懂。

柯彦夕也不懂，他留洋二十二年，自小就错过了学习本地语言的机会。正支起耳朵想听出点儿什么时，江子衿就将他面前的碗往自己面前一端，将吃剩的大半碗馄饨都倒了进去，又将碗端了回去。

柯彦夕洁癖成狂，坐下之前将椅子擦了又擦，最终垫了块手帕才肯坐，台面太大不好擦，他一直是抬着胳膊吃馄饨的。至于碗筷更别说了，他是老客，自然特殊优待，有自己专用的一套。可江子衿吃剩下的东西，他从来不嫌弃。以前她极爱吃甜点，每每要厨房做好了送上来，却又只动几勺子，留下半块给他，上面甚至残留着她的口水，他看见了，也吃下去，她问他甜吗，他总说甜。

柯彦夕吃了口碗里的馄饨，眼睛盯着她，“吃这么点儿？”